

失足少年

〔苏联〕尤·克列皮科夫

黎力译

图里斯特。布尔纳亚河咆哮着在多石的河床里奔流，嬉戏着图里斯特的橡皮艇。他乘着小车从上湖漂流到下湖。小艇随波起伏，团团打转，漂过浪花轰鸣的石滩。

小艇被送到宽阔、平静的下湖。这里一片宁静，阳光灿烂。图里斯特环顾四周，他是一个具有普通的旅行家的刚毅特征的中年人。他决定穿过湖面，到那林木葱茏的湖岸停靠，那里象是有一个岛。

图里斯特快到岸边的时候，四周突然传来了歌声。“小姑娘，别哭泣，天上就要下雨，”不知是谁高声唱道。图里斯特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岛上住着人。

一群年纪在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失足少年收工了，他们满身泥污，汗流浹背，灌木丛立即喧闹起来，他们涌到湖岸上，在湖里掀起了浪花。他们大喊大叫，吵吵嚷嚷，哈哈大笑。

图里斯特的小艇摇晃着，象在海里一样。图里斯特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旁边就嬉笑着钻出一个小伙子，他从嘴里喷出一股水柱，放肆地要求道：

“给支烟抽抽吧！”

“您怎么在水底下呀，怪人。”

小伙子毫无表情地眨着眼睛。图里斯特问道，

~~~~~  
\* 选自1980年第12期《涅瓦》杂志。——编者

“怎么，这是少先队的野营吗？”

“差不多吧。我们都是无赖！各种各样的败类！”

图里斯特困惑不解地看看小伙子，又看看岸上。

“夏天我们被送到城外，”游泳的人双手扶着橡皮艇的边沿解释说。

“我不抽烟，”图里斯特说。

小伙子遗憾地拍打着水，向湖岸游去。图里斯特迅速地挥了挥手，急忙划着桨离开小岛。

玛尔戈。岛的另一边与湖岸之间隔着一片长满高高的菖蒲、睡莲和杂草的沼泽地。一条用大圆石砌成的上面铺着土的堤坝把小岛与湖岸连接起来。湖岸上有一座岗亭，按战时的习惯把它叫做团指挥所。这里昼夜不停地有人值班。大家看到的是，有人到营里来了，有人却不知为什么离开了它。现在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西尼成正坐在岗亭的门槛上值班。一个少女站在他跟前，她穿着一双破旧的便鞋，一条缝制得很别脚的裤子，脸上带着病容和焦急不安的神情。她伸长脖子，一直在倾听着，她准备走开，但又迟疑不决。姑娘并不漂亮，颧骨很高，但却有一头非常美丽的长发。这是玛尔戈。

“我想起来了！”西尼成说。

玛尔戈哆嗦了一下。瞟了他一眼。

“根据第一百四十四条，可能判两年。”

西尼成思忖了一会儿，一本正经地补充说：

“当然啦，这取决于他是否被传讯过，受过多少次处分。你弟弟受过处分吗？”

玛尔戈点点头。

“这可不好。”

“听说，巴维尔·瓦西列维奇今天回来。真的吗？”

“不知道。昨天晚上就等他回来。”

“割草场远吗？”

“他们是乘车去的。住在那里。”

：“反正我要等着，”玛尔戈从肩上取下背包的带子。“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安东诺夫身上了。”

**副指挥员。**游泳后穿着一条游泳裤、肤色黝黑的运动员奥列格·库列诺依朝指挥帐篷跑去，他把洗干净的裤子和足球运动衫挂起来晒干。他听到了可疑的沙沙声，他迅速地走进帐篷，瞥见不知什么人的脚在帆布下面爬。

“喂，回来！”

两只脚一动不动。然后不见了。随即在帐篷入口出现了一个结实的、神情沮丧的小伙子。他就是那个向图里斯特讨烟抽的孩子。库列诺依正对着一面挂在支撑帐篷的木棍上的镜子梳头。

“我说啦，回来。”

“嗯，我，”小伙子不解其意。

“爬出去，再爬进来。”

小伙子不见了。他又出现了，头朝前爬进帐篷来。他站起身来。他没有替自己辩护，而是竭力保持着沉默。

“叫什么名字？”

“希梅列夫。”

库列诺依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衬衫和紧士裤，开始穿衣服。希梅列夫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憎恨从后面望着他。

“怎么回事，希梅列夫？你自己坦白吧。”

“找烟抽来着。”

库列诺依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包香烟，抽起来。他转身向着那个被当场抓住的小伙子。他转过身去，狠狠地咬着嘴唇——他真想做一件他不可能做的事：揍库列诺依一顿。

“哪个队的？”

“斯拉夫队。”

“又是‘斯拉夫队！’把你找烟抽的事报告你的指挥员。走吧。”

希梅列夫走出帐篷。库列诺依把手伸进保险柜，那里传出了音乐声。这

是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把它象紧士裤一样锁起来。

指挥员。将近傍晚的时候，“先锋队”在离开了一个星期之后从割草场回来了。西尼成朝汽车跑去，他不理会从车厢里跳出来、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晚餐吃什么?《斯巴达克斯》放映过了吧?等等)的小伙子们，而是等待着安东诺夫走出驾驶室，以便按规矩向他报告。最后，驾驶室的门开了。

“指挥员!向您报告……”

“等一等,”安东诺夫说,他发现了玛尔戈。

西尼成感到委曲。

“先锋队”的小伙子们纷纷跑到湖里洗澡去了。

“等一会儿,”安东诺夫对司机说。“把姑娘捎到车站去……什么时候审判?”他走到玛尔戈跟前问道。

“星期三。”

然后,玛尔戈开始热切在说服安东诺夫什么事。司机不耐烦地直接喇叭。安东诺夫把玛尔戈领到汽车旁边,帮她坐进驾驶室。汽车拐了个弯,开走了。

“西尼成,你喝足了吧?”

“哪里话!只不过吃了些糖煮水果!”

他们走进岗亭。那里有几副铺板,一件夜间值班用的羊皮袄。粗糙的桌子上摆着一架用来与营里联系的旧军用电话机。安东诺夫喝了几口水,问道,

“有病号吗?”

“帕夏,我们出了另一种特别事故啦。”

“怎么回事?”

“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被开除了。”

“喝伏特加啦?”

“嗯!”

安东诺夫走出岗亭。骑上一辆在近处走动用的旧自行车。他经过一块写着“普罗米修斯’体育劳动营”字样的牌子,穿过堤坝,进入树林。

在三个住着各队队员的巨大的军用帐篷旁边，有一个不大的体育场。在营里主要是进行各种轻捷武术训练。许多小伙子通过安东诺夫学校的训练，已经会翻筋斗、后手翻了。训练新来的人时都用保险绳。但是也有一些人什么都不会，他们只能当观众。

“帕夏，帕夏来啦！”

安东诺夫离开崇拜者们，目光锐利地环顾四周，察看着营里一切是否正常，他朝一个高度聚精会神，一次就能把身子支撑在单杠上的小伙子鼓掌，朝另一个胆怯地和笨拙地用训练绳翻筋斗的小伙子皱眉头，然后他走进指挥员的帐篷。

“回来啦，帕夏，”库列诺依说。

安东诺夫身材高大，对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来说显得过于笨重，他默默地望着库列诺依。后者躺在折叠床上。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保险柜里传出音乐声。

“有个女孩子在这儿等你……”

“谁开除了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

“指挥员会议。我坚决要求的。”

安东诺夫坐下来，开始脱靴子。

“奥列格，可是我们已达成协议——谁也不赶出去呀。没有地方可以赶他们。我们可是商量好的。”

“他们喝伏特加，帕夏，”库列诺依毫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对。

“那么，就算是喝了，不过不是在营里喝的吧？他们在哪儿呢？”

“我想，在城里。”

“你有把握吗？明天你进城去，把他们叫回来。”

“帕夏，您要让人笑话我呀。”库列诺依坐起身来。

“您去把他们叫回来，明白吗？”

训练。两个小伙子同时从瞭望台上跳到跳板上，把矮小的西尼成从跳板上弹起来，他在空中翻了两个筋斗，笨拙地落在安东诺夫的肩膀上。安东诺夫皱着眉头，把这位运动员扔到软垫上，揉起耳朵来。西尼成躺在软

垫上，他感觉到安东诺夫不高兴了，急躁地问：

“怎么啦？”

“‘怎么啦！’，你离开跳板不是早就是晚，而且总是扯我的耳朵！”

“他们跳得不好！”西尼成朝瞭望台点点头。

“对啦！”瞭望台上的人回答说，“是你自己两腿叉得太开啦。”

“安静！”安东诺夫喊道。

小伙子们继续跳，跳得好。再跳，不知跳到哪儿去了。

西尼成躺在软垫上，心不在焉地听着安东诺夫纠正他们的动作和进行示范表演。此时他更感兴趣的是厨房里准备开饭的声音。

值班的小伙子们在桌子上摆餐具，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象在部队里一样，桌子露天摆着，桌子上头的帆布被卷了起来。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真想吃啊。

然后，希梅列夫被弹到安东诺夫肩膀上。这一次，一切都做得十分准确。西尼成必须跳到希梅列夫的肩膀上，成三叠。这是叠罗汉。安东诺夫为练习这个杂技节目已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啦。

小伙子们继续跳跃，翻筋斗。

“停！”安东诺夫大声喊道。

但是西尼成没有站住。

晚餐。百来把勺子在碗里敲叮叮当当的响声。某人的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盛着土豆的碗，把它放在长凳上。上面有几片面包。这是偷偷干的。

安东诺夫吃完了土豆，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笔记本。一阵快乐的低语传遍了饭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通常的仪式。当值班员从厨房里端出一个鞋盒子，并把它放在安东诺夫旁边时，喧哗声越来越大。指挥员叫第一个姓名：

“别洛乌索夫。”

“啊哈一哈！”全营的人哼哼起来。

别洛乌索夫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差一点把放在他旁边长凳上的盛着

土豆和面包的碗打翻。

“生日快乐，萨沙，”安东诺夫从盒子里抓起一把糖，递给这个过命名日的人。别洛乌索夫坐下来，为这种当众露面而感到痛苦。他象许多十六岁的孩子们一样，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而万分苦恼。

“希梅列夫！”

“啊哈一哈！”

希梅列夫站起来，神情抑郁而淡漠。

“生日快乐，鲍里亚。”

按规矩发给一把糖。

“第三个过命名日的人是奥列格·巴甫洛维奇。祝贺您，”安东诺夫说。

库列诺依站起来。

全营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可以听见村里的狗吠声。库列诺依坐下来，脸上带着勉强的笑容。晚餐在继续。

指挥员会议。晚餐以后，小伙子们在帐篷之间狭小的足球场上踢足球，他们有时不守规则。同时，在足球场上的厨房旁边，指挥员帐篷里正在进行指挥员会议。以安东诺夫为首的所有指挥员都坐在桌旁。安东诺夫说，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工作日吧。‘先锋队’，你们先说。”

“先锋队”指挥员站起来。

“我们队在割草场工作。今天我们把三吨干草堆成一排干草垛。帐篷的卫生状况很好。”

“我们来算算‘先锋队’应得多少分？”安东诺夫问道。

“二百分，”“斯巴达队”指挥员提议道。

“傻瓜，怎么搞的？！”“先锋队”指挥员生气地说。

由小伙子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指挥员们总是竭力捍卫自己队的利益。“斯巴达队”补充说，

“你们想想吧，他们不过是堆干草垛呀！”

“是吗？您去太阳底下晒一整天试试看吧！”

“安静！”安东诺夫干预道。“二百分当然少一点。”

“二百五十分!”“先锋队”要求道。

“有反对意见吗?”安东诺夫问道。

没有人反对。“先锋队”向“斯巴达队”指挥员挥挥拳头。

“我同意,”安东诺夫在计划表上做纪录。“‘斯巴达队’说说。”

“‘斯巴达队’卸化肥!成绩创纪录!卸了六十吨!”

“斯巴达队”指挥员兴高采烈地扫视着会议参加者,他的目光停在库列诺依身上,他愣住了。库列诺依带着嘲笑的神情望着他。

“怎么啦?”“斯巴达队”指挥员问库列诺依。

“什么六十吨?瞎说!”

“原来如此,”“先锋队”怀疑地说。

“他们卸了十五吨,”库列诺依对安东诺夫说。

“又撒谎啦?”安东诺夫注视着“斯巴达队”指挥员。

“奥列格·巴甫洛维奇,您没在车站吧,”“斯巴达”队指挥员狡猾地眯缝着眼睛。

“我是不在车站,但是看见了发货单。十五吨。”

“有什么意见?”安东诺夫厉声问道。

“撒谎——要罚款!”“先锋队”要求道。“五十分!”

“‘斯拉夫队’呢?”

“斯拉夫队”指挥员耸耸肩膀。

“不明白吗?”

“同意。”

“伙伴们!这是偶然弄错了!”“斯巴达队”指挥员哇哇叫起来。“车厢上写着六十吨呀!伙伴们……”

“坐下,住口。二百分,”安东诺夫结束说。“再撒谎,要罚得更厉害。‘斯拉夫队’。”

“斯拉夫队”指挥员勉强地站起来说,“我们拆仓库,装运了六车砖。”

“那您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安东诺夫问道。

“我们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斯拉夫队”指挥员发起火来。“您在割草场



的时候，我们因为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被扣除一千分！一千分！”

“您还想要人家吻你的额头吗？”安东诺夫说道。“说下去。”

“犯错误的要挨整……可总有犯错误的。希梅列夫老到这儿来找烟抽。我命令他给营里所有的花坛和植物浇水。帐篷卫生状况良好。我说完了。”

“有什么意见？”

营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一种很清楚的要求：

舞会！舞会！舞会！

小伙子们把指挥员帐篷团团围住，安东诺夫走出来。全营的人看见他手里拿着信号枪，高兴得大喊大叫。安东诺夫举起信号枪，发了一枪。

舞会。信号弹发出噼啪的声音升向天空，高高挂着。村里人们正在等着它。一群村里的姑娘们四散奔跑——她们去换衣服，通风报信。

舞会！舞会！

而小伙子们以及他们的半导体收音机和摩托车则被撇开了。从这里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竞争。象平常一样，人们用信号弹邀请姑娘们来跳舞。

舞会！舞会！

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陆续到来。有的双双而来，有的独自一个人来。摩托车手们在村里兜来兜去。但是不管你怎样挡住姑娘们的去路，她们总是想方设法急忙赶去，不管你怎样威胁她们，她们也会把你骂一顿，匆匆地赶去。

舞会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柱子上挂着的一盏灯照亮了小广场。广场上尘土飞扬。小伙子们——三个吉他手，一个打击乐手——演奏着狂热的乐曲！有的人对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唱着！有的则尽情地跳着舞，好象一整天没有干那打桩的重活。

小伙子们也打扮得漂漂亮亮，运动衫上印着外文字。工厂来的小伙子们兴高采烈。

希梅列夫在给花坛浇水。人们已经在花坛里栽上了花，还有绿色的云杉！重要的是丽姆卡来了。她正在那里跳舞。希梅列夫给她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走吧，跟我来。丽姆卡大为不快，她把脸扭过去。把桶丢掉是不

允许的。不执行命令还要扣分。而小伙子们为了分可以打你耳光。必须再跑到湖上去一趟。

在这里，许多人是富于同情心的。那边的石头上坐着两个人。他们互相紧紧偎依着。她在赤裸的腿上拍打着蚊子。背后响起嗡嗡的音乐声。在前面，某个指挥员在灌木丛中走来走去，追逐着某个人。“你想跳舞，坏蛋，你就跳吧！”

篝火。希梅列夫汲来两桶水后，便跑到后面营里去了。在远远的对岸，燃着一堆篝火。传来桨栓的吱扭声。这是别洛乌索夫在划桨，他正朝浴场的小桥划去。他刚刚靠岸，开始把船拴起来，库列诺依便从黑暗中走出来。别洛乌索夫迅速把绒线衫扔到船尾，以便把一个里面有把勺的碗盖住。他没有成功，碗落在船底上，发出当啷的声音。

“别洛乌索夫，你可没有说你要来捞虾呀。”

库列诺依朝小桥走来。

“谁在篝火那儿？是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吗？”

别洛乌索夫默不作声。

“给他们送晚餐来啦？”

“只不过是来溜跹溜跹。”

“你喜欢独个儿散步吧？”

“对啦，喜欢，”别洛乌索夫回嘴说。

“拾起碗来，开步走。”

别洛乌索夫服从了。他恶狠狠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跳到沙滩上。

进攻。在团指挥所，因为举行舞会而由成年小伙子加强的值班组接替了西尼成的班。但是他们三个人能抵挡得住村里摩托化的小伙子们的进攻吗？

摩托车手们强迫值班组后退，并沿着堤坝向舞会冲去。一个值班员握着军用电话的把手，警告营里有人来袭击。

过了好几分钟，整个摩托车队才沿着堤坝向相反的方向急驰而去，他们车上头灯的光柱划破了黑夜，一群小伙子追赶着他们。

安东诺夫平息了人们的激愤，命令大家回营里去，然后他逗留在堤坝上。在道路的一边，不知是谁在黑暗中拍打着蚊子。愤愤不平和不走运的矮小的西尼成正坐在一块石头上。

“怎么啦，西尼成？”

“我在等一个姑娘，”男孩子嘟哝着说。

安东诺夫微微一笑，坐在他旁边。

“你的姑娘怎么啦？”

“父亲不允许。”

西尼成突然跳起来。

“这是为什么，帕夏？我怎么啦，我得了瘟疫了，是吗？在城里只听人家叫匪徒、流氓、骗子手！而在这里，你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少先队员，反正都一样糟糕！”

“西尼成，蚊子要把你吃了。”

“让它们，让它们吃吧！”

西尼成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下，背对着安东诺夫，朝堤坝张望。他等待着。营里重新响起了音乐声。

夜。指挥员们还没有睡。

“我们怎样处理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呢？”库列诺依问道。

“明天我去领他们。我们要考虑考虑。”

“我相信，他们在城里。”

“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好处？在这里大家都是朋友。”

“对啦，至于别洛乌索夫，”库列诺依想起来了。“母亲出了狱，这是来信，要他进城去见面。”

“那么他呢？”安东诺夫接过信来。

“不想去。”

附近传来水桶的碰撞声。

“哪个傻瓜在那儿闲游晃荡啊？”安东诺夫生气地说。

“我，”希梅列夫的声音。

“你都浇了吗？”

“都浇了。”

“去一去——回帐篷去！”

库列诺夫冷笑了一声：

“帕夏，您真是跟他们打成一片啦。您可以骂任何人‘傻瓜’而什么事也没有。我要是这样做呀，您就试试看吧。”

“您总是教训他们，但是，您应当去爱他们，和他们交朋友。”

“譬如说，允许他们称您为‘你’吧？”

“您在学院里上心理学课都学了些什么呀？”

“您不信，但却灵得很。”

“您考试时作弊了吧？每一个失足少年都需要一个他可以称呼‘你’的男子汉。如果这是父亲，那就很好。如果没有父亲，就是有个陌生人也是好的。”

“我没有碰到这种事。我只看见他们是怎样向我祝贺生日的。”

“您试一试吧，作为开始，就别把裤子藏在保险柜里啦。”

“那我会光屁股。”

“非常可能。”

**被开除的人。**清晨，安东诺夫穿过湖去，小船扎在从昨晚起一直在冒烟的篝火附近多沙的岸上。篝火旁边有一个窝棚。安东诺夫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

两个被开除的人爬出窝棚。他们头发蓬乱，约摸十七岁左右。扎依采夫穿着一条肮脏的进口紧士裤，昂贵的绒线衫，脖子上围着一自制的双料毛巾。在他旁边的鲁布略夫穿得破破烂烂。两个人身上都布满了蚊子叮起来的水泡。

“脱衣服！”安东诺夫命令道。

“为什么？”

“挨鞭子呗！”鲁布略夫笑起来。

安东诺夫一言不发，把两条棉被扔在岸上。从衣袋里拿出一瓶酒，把

它放在石头上。他从小船里拎出一个装满土豆的桶，正准备把土豆倒在岸上。但他立即发现，他们没有听从命令。他仍然一言不发地俯身去拿那瓶酒，把它放进衣袋。他把桶放回小船，走去拿棉被。

鲁布略夫忍不住了，他开始脱衣服。他很想吃东西。扎依采夫固执地，以轻蔑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伙伴。鲁布略夫只剩下一条肥大的“自制的”短裤。早晨的寒冷使他格格发抖，他碰到了扎依采夫的目光，天真地说：

“可我们吃什么呀？”

“下水去！”安东诺夫再次命令道。

他们服从了。扎依采夫示威地穿着高腰球鞋和紧士裤走下湖水。带着厌恶的神情开始洗澡。

安东诺夫把土豆倒在岸上，重新从衣袋里拿出那瓶酒。

“在你们没有以工作来偿还你们欠‘斯拉夫队’的债以前，你们不要回营里去。他们为了你们被扣除一百分。”

被开除者沉默不语。不知道他们是同意这个条件呢，还是不愿意理睬他。

“树林里有的是枯树。把它们搬到岸上来堆成垛，”安东诺夫扔给鲁布略夫一个面包。“周末我再来看你们。”

安东诺夫把小船推下水，回营里去了。

工作。早餐之后，各队排好了队，准备接受白天的工作任务。库列诺夫在发指示。

“‘先锋队’去甜菜地除草。三号地。‘斯拉夫队’也是甜菜地。五号地。

“有车吗？”一个指挥员问道。

“两只脚走着去。安静！”库列诺夫把一片抱怨之声压下去后继续说，“‘斯巴达队’拆仓库。汽车去团指挥所。我跟你们乘车去。各队，立——正！向右——转！开步——走！”

野营出发了！

“别洛乌索夫！”安东诺夫喊道。

别洛乌索夫不愿意走出队伍。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别洛乌索夫！出来！”安东诺夫重复道。

别洛乌索夫走出队伍，站着，低垂着脑袋。忧郁地注视着出发的队伍。只要不到城里去，他情愿一个人去五号地除草。

“萨沙，”安东诺夫走到他跟前。“母亲在等你。去不去？”

“如果应当……”

“我认为应当……”

别洛乌索夫。他爬上楼梯。按了按门铃。一个老太太打开了门。

“萨纽什卡！你回来啦，亲爱的！”

老太太吻了吻孙子。别洛乌索夫一下子就发现衣架上挂着一顶陌生的、有破洞的帽子。房间里传出了宴会上的歌唱声。一个男人的声音醉醺醺地唱道：“我回到了——家……”母亲的声音凄凉地接唱：“心满意——足……”

“你可有点儿瘦了，”老太太想用手指抚摸孙子的脸颊。“怎么，他们不给你吃，还是怎么的？走，萨纽什卡。我有包子，包子。”

别洛乌索夫立即注意到一个新线索。在墙和冰箱中间勉强塞着一张折叠床。紧紧挨着卫生间。

“他们寻欢作乐第五天啦，”老太太低声说。“她一回来，他们就开始吃喝玩乐。吃吧，萨纽什卡。我整天转来转去，做饭做菜，跑商店，一切都是我干。这家伙……喝起酒来象匹马！吃起来就甭提啦！他叫鲁斯兰。在火车上认识的。吃吧，吃吧。”

“怎么啦，您就住在这儿吗？”别洛乌索夫朝折叠床点点头。

“我吗，萨纽什卡，他们把我安顿在这儿呀。”

“您怎么睡觉呢，奶奶？闷死啦。”

“没有什么，我能睡。冰箱晚上嗡嗡响。只有我能睡着，可他呀，呼噜噜，呼噜噜，象头野兽！”

老太太发愁地望着孙子。

“在那儿，萨什卡，你怎么样啊？不要流氓了吧？”

“在那儿，奶奶，从来不。”

“那就好啦，乖孩子。”

别洛乌索夫把一个没有吃完的包子扔在盘子里，推开盘子。他突然感到一阵悲伤。他从一包北海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恶狠狠地划着了火柴。祖母叹了口气，但却一言不发。然后，她说道：

“好啦，去吧，去见见妈妈。”

“您别说了，奶奶！”

“去吧，萨纽什卡，去吧，三年不见啦。”

房间里传出了母亲刺耳的笑声。里面不知什么东西摔到地上，打碎了。男人的声音在道歉。母亲斥责着客人。然后别洛乌索夫听见了脚步声。他钻到桌子底下。从那里他看见了母亲的结实而匀称的两腿。

她走进厨房。这是一个年纪不算老但却早衰的女人。她手里拿着碟子的碎片。母亲发现了烟灰缸里的香烟。

“妈妈，您跟谁在一起啊？山卡，怎么啦？嗯！”

老太太不知所措，她指指桌子底下：“他在那儿，在桌子底下。”

母亲神经质地笑起来，她敲了敲桌面。

“山卡，小儿子！”

别洛乌索夫站起身来，他咬着嘴唇，躲着她的目光。

“长大啦，你这匪徒！”

别洛乌索夫为了挡住母亲的路，他猛力推了一下桌子。

母亲皱着眉头，迅速微微一笑。

“好啦，你别躲啦，小傻瓜！让我吻吻你吧！唉，怎么啦！”母亲伤心地说。“你不高兴，是不是？鲁斯兰！拿酒来！妈妈，给山卡一个小酒杯。哦，你这是怎么啦？戒啦？完全戒啦！”她向儿子冲过去，紧紧地抱着他。“捉住了！捉住了！妈妈，衬衫在哪儿？我给他带什么来啦？”

爱情。别洛乌索夫穿着有接缝和按扣的新衬衫，他稍微快活了一些，正沿着夜晚的大街走来。他抬起头发蓬乱的头，看见十二层楼上的窗子确实亮着灯。他猛然拉开自动电话间很紧的门。投了一个硬币，拨号。话筒里传来了声音：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是谁啊？”

别洛乌索夫神秘地沉默着，然后他挂上了话筒。

他走进电梯，不安地用他永远随身带着的一面小镜子端详着自己。他认为自己长得很丑，这使他非常痛苦。

他穿过昏暗的走廊，停在一扇门口。他在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沫，抚平他的发绺。他胆怯地按了按门铃。奥丽亚的妈妈打开了门。

“请叫一下奥丽亚，”别洛乌索夫嗓音嘶哑地说。

“不应当问声好吗？”

“您好。”

“谁来啦？”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找奥丽亚的。”

“别洛乌索夫先生吗？”奥丽亚的父亲走出来。他身材矮小，秃顶，戴着眼镜。“您就是别洛乌索夫吗？欢迎，欢迎。”

别洛乌索夫走进去。他弯下腰去解鞋带。主人们等着他。他感觉到他们在注视着他。确实如此。他们正在注视他。爸爸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妈妈则带着一种恐惧，也许是怜悯的表情注视着他。屋子里有人在杀鸡似地用小提琴拉着一个沉闷的曲子。

“请进来，”爸爸说。“请到这儿来。”

“奥丽亚呢……”

“奥丽亚不在城里。她到奶奶那儿去啦。”

别洛乌索夫警觉起来。他是来看姑娘的，结果却被他们请进来谈话。屋里到处是书，有多少书啊！怪不得两个人都戴着眼镜哩。爸爸关掉了电唱机。

“请坐，”妈妈邀请道。

别洛乌索夫坐下来，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我们来谈一谈吧，别洛乌索夫，”爸爸说道。“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您总是喝得醉醺醺地到这儿来？”

“谁醉醺醺的啦？”别洛乌索夫皱起眉头。

“您散发出一股酒精味，”妈妈温和地说。



“喝醉了，来找姑娘，啊？”爸爸追问道。

别洛乌索夫沉默不语。

“我知道，您喜欢奥丽亚。可是她喜欢您吗？”爸爸继续说道。“您认为，她喜欢您吗？”

“她跟我一起去看电影……”

“就算是吧，但您完全不当由此而……”

“对啦，别洛乌索夫，完全不当，”妈妈断言说。

“可你们从哪儿知道的呢？”别洛乌索夫反问道。

主人们互相会心地微微一笑。

“我们知道，小朋友，”妈妈说。

“既然你们都知道啦，还问我干什么呢？”

“您别开锅呀，别洛乌索夫。”

“得啦吧，我又不是茶炊！”

“噢，好啦，好啦，您不是茶炊，”爸爸同意说。“您好象没有父亲，是吗？”

“这不关你们的事。”

“而您母亲……”

“母亲怎么啦？……她在家里。”

“她已经……”

“你们问些什么啊？是在警察局还是怎么的？主要的是，你们在诱导我，然后问我。”

“放心吧，小朋友，”妈妈温和地说。“我们比您更着急。我们担心您和奥丽亚的关系。”

“我对她做了什么啦，啊，做什么啦？”

“我们来给您解释，”爸爸说。“我们觉得，您的奢望太不切实际了，您同意吗？”

别洛乌索夫皱着眉头，琢磨着这句话。

“对于您干预奥丽亚的生活，我们不能漠不关心。您有什么理由跟踪加耶夫斯基？加耶夫斯基跟奥丽亚要好，您却恐吓他，以致他很久不敢来找

她。您打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

“他是一条蛔虫！”

“您说什么呀？”

“你们的加耶夫斯基是一条蛔虫，而且是一条可怜的蛔虫。”

主人们惊讶地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听着，别洛乌索夫。我说的话会使您不高兴。但这是实话。奥丽亚不喜欢您，”爸爸说。“我们也不喜欢您。因此……”

“您要明白，别洛乌索夫，这都是为奥丽亚好，”妈妈插嘴说。“应当有点自知之明嘛。”

“就是说我应当走开？”

“对啦，对啦，正是这样！”

“应当读读书。听听严肃的音乐。多多劳动，”爸爸接茬说。

“好吧，说简短点……”

“瞧，您生气啦！用不着嘛。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那条鸿沟，它……”

“简短点！我不是被雇来听你们的这些……”

“您想草草结束这场谈话吧，别洛乌索夫。要是您不喜欢，那就结束吧。

我恳求您让奥丽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您答应吗？”

“好吧，”别洛乌索夫漫不经心地说，站起身来。

“那么，您别再碰加耶夫斯基啦，好吗？”

“去他的……”

“谢谢。”

“完了吗？怎么啦，难道还需要签字吗？”

“不，不需要签字。我们信任您。”

主人们起来送他。别洛乌索夫俯身去拿靴子。他拿起靴子，猛地拉门。

门关着。

“穿上鞋，别洛乌索夫！”

“开门！”

“别洛乌索夫！……”

“开门！”他喊道。

……楼下，居民们总也等不来电梯。别洛乌索夫痛苦地哭着，乘着电梯上上下下，不理睬居民们的愤怒的喊叫，他们用拳头敲着电梯井的铁板。

法院。法院的走廊上，民警押着一个剃光了头的男孩。在这里看见被押解的受审人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个瘦弱的人是一个学生，这引起了旁观者们的注意。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走着。他的手按被捕的方式被拷在后面，但他却高傲地昂着头。他的眼睛象受害的小狼的眼睛，但嘴唇却露出轻蔑的微笑。民警抓着他的肩膀，把他带到开庭的那间屋子。

瘦弱的男孩有点胆怯，他那带着愠怒的脸闪现了一下，押解人的皮带上系着手枪套，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贴在门上的小纸条上写着通知，十二点钟将在这里根据第一百四十四条，审理 B. 基列耶夫的刑事案件。

基列耶夫在栅栏后面的一个位子上坐下。右边是审判桌，桌后露出一把有徽章的扶手椅。观众席上除了玛尔戈之外，一个人也没有。瘦弱的、满脸泪痕的玛尔戈惊慌失措地望着弟弟。

“再没有人了吗？”基列耶夫沉着脸问。

“安东诺夫答应……”

“别说话，”押解人提醒道。

基列耶夫朝法官秘书斜睨了一眼。这大概是昨天的十年级学生。基列耶夫象注视敌人那样注视着他。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但是一条鸿沟把他们隔开了。秘书削着铅笔，机警地注视着法庭成员应当出现的那扇门。接着门开了。

“起立，法官来了，”秘书站起来宣布道。

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们就坐。一位陪审员是一个肥胖的、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上衣上挂着一排勋章。另一位是个年青人，脸上带着真挚、友好的表情。坐在中间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表情严肃而有官架子，这是法官。

“您父亲接到通知书了吗？”她问玛尔戈。

“接到了，”玛尔戈惊慌地站起身来。

“他在哪儿呢？”

玛尔戈垂下眼睛，沉默不语。然后，她象是害怕人们因她不说话而生气似的，便用勉强能听见声音说：

“钓鱼去了。”

“唔，那么安东诺夫呢？”

“我不知道，他答应……”

法官看看表。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了些什么。那个人点了点头。

“吉马，”法官对秘书说。“请把窗帘拉上，太阳晒得受不了。”

很显然，她是在拖延时间。秘书故意慢吞吞地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这个间歇之后，法官开始进行审理。

“基列耶夫，你仔细听着，我读了你的案子的起诉书。”

……这时候，安东诺夫跑进法院，沿楼梯冲上二楼，寻找着审判室。他穿着套服，翻领上别着“苏联体育健将”的标志。

“站起来，基列耶夫，”法官说。“总之，只要问到你，你每次都得站起来。”

“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是的。我再也不这样了。”

“你等一等，那就是说，你是有意掏别人的衣兜啦？”

“可您有多少兜呀？”

玛尔戈痛苦地紧皱着眉头，仿佛想对弟弟说：“住嘴，小傻瓜！住嘴！”

“别顶嘴，基列耶夫，你为什么掏别人的衣兜？”

安东诺夫走进屋子里来，在近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法官先向上岁数的陪审员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向年轻的陪审员说了几句话。他们显然在说安东诺夫。然后她重新转向被告。

“你回答，基列耶夫。”

“我是无心的。”

“这是很少见的，基列耶夫。你被人抓住了手。”

“你认为三个卢布算不了什么。”

花白头发的陪审员抬起眼睛望着被告，但却没说话。

“可你知道吗？这个老太太有多少养老金？”法官继续说。你偷的数目够她两天的生活费！”

“我没有偷。他们把我抓住。”

“反正一样，你夺去了一个饥饿的人的面包！”

“我不知道，我再不这样干了。”

然后年轻的陪审员提问。

“你说说，基列耶夫，你从前喜欢偷窃吗？”

“不。”

“你为什么撒谎呀，基列耶夫？”法官愤怒地说。

“我没有撒谎。”

“谁抢学生们的钱？谁假装收旧书，从别人房间里拿走果酱罐头和书？”

“我想看看……”

“谁从生物实验室偷走显微镜？”

“显微镜我还啦。”

“显微镜是从你那里搜出来的，只不过是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卖掉。否则你父亲就得赔钱。”

“得啦吧！他已经溜啦……”

“那他也得乖乖的赔。”

“哼！”基列洛夫冷笑了一声。

“你怎么啦，基列耶夫，”上年纪的陪审员开了腔。“你别哼哼哈哈的，这没有必要。现在不是给你开家长会，数落你一顿，就把你放了。现在是人民法庭在审判你。因为你犯了刑事罪。而你却撒谎，回嘴拌舌。而且更坏的是，你毫无悔过之意。你时间有限，而你却哼哼哈哈！我们想要知道，是什么把你推上这条犯罪道路的。”

基列耶夫不言语。

“我可以说说吗？”安东诺夫站起来说。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法官请求道。“并走近一点。请说吧。”

“我的名字叫安东诺夫。安东诺夫，帕维尔·瓦西列维奇。我是‘普罗米修斯’体育劳动营的领导。我是今年冬天认识沃洛佳·基列耶夫的。冬天，我们在城里工作。夏天我们到郊区工作。我们为集体农庄工作。法官同志，基列耶夫犯了罪，他应该受到惩罚。我只是想请您了解一下沃洛佳本人和他姐姐玛加丽塔为什么不说话。他们不说话只是因为 他们不好意思泄露他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他们从来不知道父母的爱抚和关怀。

“他们没有母亲。尽管他们有父亲，但是他们和孤儿没什么不一样。父亲基列洛夫完全不关心孩子。我常常碰见他，跟他攀谈。这是一个凶狠、野蛮的人。他的工资全喝光了。两个孩子靠玛加丽塔在职业技术学校领取的助学金过日子。我很奇怪，他们不知怎么还有衣裳穿，还没有饿死。我建议他们到寄宿学校去，我可以作出安排。但是他们坚决不同意。他们宁愿忍受这种生活，忍受酗酒、毒打和辱骂，仅仅是为了保持家庭的样子，以便象别人一样。

“什么果酱罐头！现在我给你举 另外一个例子。我发现在训练的时候，沃洛佳不按体育课规定脱衣服，我给他提了意见。他生气了，不再去俱乐部。显然他并不是懦夫。普通的懦夫！”

“帕夏！”基列耶夫喊道。

“他生理上发育不健全。你看，他十五岁了。你看象不象。但是这件事可以补救。更糟糕的方面是他的精神面貌。他几乎不学习。不读书。家里不让他到同学那里去，只有在街上，在门洞里，他才感到自在。他们两人，玛加丽塔和沃洛佳不止一次不是在家里，而是在我们的俱乐部过夜，因为父亲把一些酒友和偶然碰到的女人领到家里来。”

“别说啦，帕夏！”

“您瞧，他为这些卑劣的生活细节感到害臊。他为父亲、为自己、为姐姐感到羞耻。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完蛋。在我们营里，象这样身心受到伤害的少年有上百个。各人都有自己的悲惨遭遇。他们心理变态、凶狠、残酷，因为没有人爱他们，谁也不需要他们。

“法官同志！我不是为基列耶夫辩护。但是我请求您在决定给他惩罚时

考虑到我告诉您的情况。如果您发现有可能把基列耶夫交保，而这正是我竭力要求的，那么，我以自己的名誉，以‘普罗米修斯’的名誉保证，基列耶夫将赎回自己的罪过，变成另一个人。”安东诺夫坐下来。

“有问题吗？”法官问陪审员们。

“没有。”

“没有。”

“基列耶夫，你作最后申诉。”

基列耶夫仿佛呆住了。

“站起来，基列耶夫。你作最后申诉。明白吗？”

“请求从轻处理。”

“你悔过吗？”

“是的。”

法官们站起来，走进会议室。

“兹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名誉宣判……

玛尔戈站起身来，紧张地听着。

“……送交未成年罪犯劳动营，剥夺自由两年。”

“坏蛋们！这么长的期限？”基列耶夫喊起来。

法官停顿了一会儿，继续宣读判决：

“但是，鉴于基列耶夫业已悔过并提出申请……

玛尔戈控制不住了，大声哭起来。

“……缓期执行两年，现将基列耶夫交保释放。”

神经紧张。基列耶夫用人们还给他的鞋带系好高腰球鞋。他神情紧张，总是东张西望，仿佛害怕人家错放了他。玛尔戈一直又哭又笑，总也不能平静下来，这激怒了基列耶夫。他们在等候仍然留在法院里的安东诺夫。

“万卡，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好啦，你别嚎啦，傻瓜！”

“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啊？”

“住口吧！一切都很正常嘛！”

“你明白吗？一有机会我就把你弄出来。”

“玛尔戈！我要吃冷饮！”

“帕维尔·瓦西列维奇说话就是算数。”

“买冷饮去吧？”

“一有机会……”

“玛尔戈，别说了！”

安东诺夫出来了。他朝基列耶夫挥了挥手。

“帕夏！完事了吗？我诅咒自己！揍我！打我吧！”基列耶夫突然哼哼唧唧，自艾自怨地发作起来。

“安静点，傻瓜！玛加丽塔，你去吧。”

“我有一整天假。”

“反正一样，去吧。我们要到营里去。现在要顺便去一个地方。”

“上哪儿去？”基列耶夫警觉起来。

老太太和其他人。他们走下电车，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们穿过大街，消失在一所房子的拱门里。

安东诺夫按了按门铃。一位抱着一个小男孩的姑娘打开了门。

“西琳娜·安娜·特洛菲莫夫娜住在这儿吗？”

“是住这儿。”

“她在家吗？”

“您敲敲门吧……这是她的房间。”

他们走过去。这套房子是合住的。

“你一进去，就马上跪下，明白吗？”安东诺夫严肃地说。

基列耶夫愁眉苦脸地点了点头。安东诺夫敲门。

“谁呀？”传来老太太的声音。

“去吧，”安东诺夫推了基列耶夫一下。“我现在要去打电话。”

基列耶夫走进屋子。

老太太坐在桌旁，正在喝茶。她看见基列耶夫，吓了一跳。



基列耶夫按照安东诺夫的吩咐，跪了下来。

“奶奶，原谅我……”

在昏暗的走廊里，安东诺夫在拨电话号码。抱着小男孩的姑娘打开了电灯。安东诺夫朝她点点头。她笑逐颜开。她喜欢这个陌生的、素不相识的、顺便到这里来看一看的人。

“是您的？”安东诺夫不客气地指着那个孩子问道。

“我的。”

“工厂吗？我找热姆里亚努兴。”

“他刚刚出去。要转告他什么吗？”

“我再给他打电话吧。”

安东诺夫掏出一个记事本。翻开它，重新拨电话号码。他向姑娘使了个眼色。她不好意思，躲进屋里去了。

“是学院吗？劳驾给找一找雅申。”

“我就是。”

“日安。德米特里·埃杜阿尔多维奇。我是‘普罗米修斯’体育劳动营的安东诺夫。”

“噢，您好。”

“德米特里·埃杜阿尔多维奇，您还记得我们约好的事吗？”

“记得。但是我不得不延期同您的小伙子们见面。明天我要乘飞机到北极去。”

“明白了。去多久啊？”

“我想，过三个星期就回来。”

“我们等着您啦，德米特里·埃杜阿尔多维奇。好吗？”

“说好了。我一定来。”

“谢谢您。再见。”

安东诺夫挂断电话，摇了摇铃。他马上看着记事本，开始拨另一个电话号码。

“对不起，我找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您是谁呀？”

“一个读者，”安东诺夫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等一会儿……”

小男孩走出屋子，母亲没有跟着。他显然不久以前才学会走路。

“喂，”话筒里响起了声音。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我是‘普罗米修斯’的安东诺夫。您好啊。”

“您好。您是普罗米修斯？您仍旧被锁在岩石上，让老鹰来啄食您的肝脏吗？哈—哈—哈！”

“有一百只老鹰哩！”安东诺夫也开玩笑说。“我们的‘普罗米修斯’这是一个少年营。劳动少年营。夏天我们让他们离开城市。”

“很好。小伙子嘛。听您吩咐。”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您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跟小伙子们谈谈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活着的作家。”

“如果他们想见的就是我，那就赶快吧。我已经非常老啦。不过说真的，为什么偏偏要我去呢？”

“我非常喜欢您关于民意党人的小说。非常喜欢！”

“我听了很高兴。谢谢您。您什么时候要我来呢？”

“那就今天吧。”

“今天吗？可是这太突然了，亲爱的普罗米修斯。况且，我又不是儿童作家呀。”

“这没有关系。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我的小伙子们会喜欢您的。他们很愚昧，没有学问。我尽力让他们认识一些有趣的人。奥林匹克冠军格拉西莫夫已经来了。人民艺术家萨莫欣也来了。科学博士波里亚尼克·雅兴一口答应。”

小男孩步履蹒跚地走到安东诺夫跟前，拽住他的裤子。

“出色的人选。但是今天我必须到别墅去。而星期六我要飞往法国，您自己也明白……”

“从法国回来以后怎么样啊，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好吧，那我就记下8月初吧。你们那儿有鱼可钓吗？”

“有鱼！而且还有虾！”

“我一定来。”

“非常感谢。我们等着您啦。祝您健康。……光荣的爷爷！”安东诺夫站在他跟前，拽着他的裤子的小男孩说。

姑娘又出现了。她看见这个陌生人不厌其烦地、一个接一个地拨电话号码，仿佛想给全城的人打遍电话似的，她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她喊小男孩，以免他妨碍叔叔。安东诺夫发现，姑娘有些难以觉察的异样——不知是梳理了头发，还是换了衣服。

“热姆里亚努兴吗？您好，热姆里亚努兴同志。我是共青团市委的。您没有忘记，你们工厂是‘普罗米修斯’的赞助者吧？你们为小伙子们做了什么呢？具体点？”

“怎么没做？他们睡的就是我们的折叠床呀！”

“热姆里亚努兴，为此人们还要赞扬你们两年。你们在赞助工作方面有什么新项目吗？据说，你们答应给‘普罗米修斯’一些电吉他。”

“电吉他已经买好啦。您明白吗，营地那么远，让谁把它们捎到那儿去呢。”

“热姆里亚努兴！我过半小时到您那儿去！”

“您是谁呀？”

“安东诺夫。但是如果您欺骗我，市委的人可真要给您打电话了。敬礼！”

安东诺夫拉了一下把手，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小男孩朝妈妈走去。

“劳驾，我找舒尔同志。”

“舒尔？这是谁啊？”

“舒尔。性学家。”

“这是设计车间，”有人在话筒里大喊大叫。

电话里响起短促的嗡嗡声。姑娘扬起眉毛，困惑不解地注视着安东诺夫。他重新拨号码。他用手势向女主人道歉，他如此长时间没有挂断电话。

“您好。我找舒尔同志。”

“约瑟夫·达维多维奇出差了。”

“等一等！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性学家？”

“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是城里唯一的性学专家，他是我推荐的可以信任的人。”

“对不起，您是哪一位？”

“您要知道姓名吗？”

“还有职业。”

“奇怪，我有幸在和谁讲话呀？”

“安东诺夫。‘普罗米修斯’体育劳动营的领导。”

“啊——啊，听说啦。一帮流氓。那又怎样呢？”

“您可别以为我们都是一帮野人。一些可靠的组织机构支持我们。共青团、市教育局、苏联陆海空军自愿协助会、各方面的赞助者。我竭力要使小伙子们接触到不同部门的知识，接触有趣的人。”

“喝，说真的。我是科学后补院士。心理学家。”

“好极了！”

“是关于讲课的事吗？你们讲课给钱吗？”

“我们没有钱。”

“那就算啦，别抠门嘛！你们营地很远吗？”

“差不多两百公里。”

“唉呀！你们当然有小汽车啦？”

“我们也没有小汽车。可以坐火车去。”

“您听着，这太可笑啦。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挂断电话。他遭到拒绝就象挨了耳光一样。

“坏蛋！还要小汽车去接他！”

姑娘点了点头，仿佛想说：“真是个下流东西。他还骂了您一顿。为什么呀？”

安东诺夫焦急地看看表。他在西琳娜老太的门上敲了几下，走了进

去。

基列耶夫在就着果子酱喝茶。他在监狱里饿坏了，正在吃一大块黄油面包。

偶然的邂逅。火车在疾驰，早已把郊区和别墅村撇在后面。阳光璀璨，但傍晚即将来临。在包房车厢的走廊里，站着一群少年。他们全都身体健壮，肌肉发达，穿着一模一样的运动服。

包房里走出一个矮小的、方方正正的人，他的身宽和身長一样，没有脖子，看来具有非凡的体力，有一张叭喇狗似的脸，也穿着运动服。小伙子们嚷嚷着迎上去。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你们饿了吗？来吧。”

他们朝餐车走去。他们穿过挤满了人的公共车厢。那个方块人突然站住，并且喊了起来，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帕什卡！安东诺夫？”

安东诺夫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伸出手去。方块人摆出拳击的姿势，紧紧把自己遮住，然后攻击了几下。在这个畸形的大力士露出滑稽相以前，周围所有的人就已兴高采烈，乐不可支了。他们互相问候。

“瞧，孩子们，这是安东诺夫。我们一块儿在列斯加夫特学习，”方块人说。孩子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安东诺夫这个名字。

“您的吗？”安东诺夫朝男孩子们点点头。

“我的。我到哪儿就把他们带到那儿。哦，帕夏，您要走啦？我们坐一会儿好吗？”

“不啦，瓦夏。来不及啦，”安东诺夫推了推旁边睡着了的基列耶夫。“基列耶夫，醒醒吧。到时候啦。”

方块人看了看安东诺夫，又看了看剃光了头的瘦弱的孩子，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上面行李架上露出来的那些吉他更是把他完全弄糊涂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去啦？”一个男孩子问道。方块人点了点

头。孩子们不见了。

“帕夏，您到哪儿去呀？”

“去别墅，”安东诺夫微微一笑说。

“噢，您撒什么谎呀？”方块人笑起来。“小别墅，小花园，小菜园！唔，您撒什么谎，嗯？人们听不到您的消息，看不到您。您在哪儿呢？您怎么啦？听说，您放弃了体育。真的吗？”

谈话在车厢的过道里继续进行。

“帕什卡，您把一切都抛弃啦！工资嘛——呸！前途嘛——没什么！”方块人大声喊道。“噢，小河湾，杂草丛生，蛙声喧腾的小河湾！地贫人穷，您明白吗？可是您有文凭！您是大师呀！全社会的冠军！国家锦标获得者！这样的履历表鬼知道塞到哪儿去啦！帕什卡，真可笑！您还记得杜尔金吗？噢，您记得我们在山上滑雪吗？噢，您记得那个罗圈腿吗？噢，就是那个绰号叫‘历史车轮’的吗？”

安东诺夫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您笑什么？人家是委员会工矿企业部负责人啦。”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一个男孩穿过过道走来。“红菜汤凉了。”

“去你的红菜汤吧！帕夏，所以，我向您建议，这我能办到。先拿一半工资。暂时的！您那小河湾，就让它去吧！让它去吧！”

基列耶夫抱着吉他站在同一过道的另一个门口。从这场谈话中，他得知方块人在劝说帕夏放弃劳动营，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干一个什么工作，那地方更不错，谁要是不去，就意味着谁是个傻瓜。方块人看来在屈指计算着另一个工作的好处。这时候，愁眉不展的女列车员走来，打开了车门。他们就下车了。

**自由。**安东诺夫带着吉他，骑上一辆叮当作响的老爷车，穿过堤坝，绕过一个个水洼，向营地驰去。基列耶夫象一条小狗似的跟在后面追着他。后来，他落后了。

地上处处是被夕阳拉长了的阴影。周围充满着和洋溢着一片看不见的、活跃的生活气息——树林的沙沙声、鸟儿的啁啾声、鸣啭声、青蛙的咯咯声。

这里既可以照直走，也可以往左边或右边走。营里传来了小伙子们踢足球的声音。基列耶夫本可以跑过去，参加踢球。

但是，他却做了他现在最想做的是。他四面打量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看着他。然后，他在草地上打起滚来，他翻着筋斗，拔起一把干净、新鲜和带酸味的草茎，咀嚼着。他很快就觉得累了，站起身来后他感到头晕目眩。基列耶夫闭着眼睛站着。突然，他低声嚎叫着，长长地、甜甜地打了一个呵欠。

**家长日。**每两周的星期六举行一次家长日。无论家长与孩子们的关系多么不好，多么曲折复杂，甚至多么难以忍受，但是这个日子永远象是过节似的。哪怕这仅仅是因为这一天可以不工作。因此，人们从城里带来了弟弟妹妹，还有某种好吃的东西。可以抽支烟，甚至喝喝酒，当然是偷偷的。这就是为什么小伙子们，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小的，乐于把手和耳朵洗得干干净净，全身换上清洁的衣服，在堤坝的小块草地上安顿下来，等待着亲人们的缘故。

大多数人是乘早晨的火车来，中午到达的。有的人可以从车站勉强走到岛上。别洛乌索夫的祖母和玛尔戈就是这么来的。西尼成的母亲也来了，她怀着孕，带来两个小男孩和从早晨起就喝醉了的丈夫。成年的小伙子们在城里的女朋友乘汽车来看望他们，她们的装着烟酒夹心巧克力的提包具有某种特殊的危险性。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会面具有各种病态的团聚所特有的特点——痛苦和假装出来的快乐，深藏不露的悲哀与表面的振奋混合在一起。亲人们相聚后，便在岛上各处溜跬。也有一些人乘小轿车来，其中以扎依采夫夫妇的最新式日古里牌小轿车最为突出。

**扎依采夫夫妇。**安东诺夫把小船对着窝棚划去。船上坐着两个乘客。一位胖太太穿着袒胸露背的连衣裙，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和进口的太阳眼镜。男人愁眉不展，怒气冲冲，他有一块苍白的秃顶。船上放着一个装满东西的提包。从船上的气氛看来，他们已经向安东诺夫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儿子的要求。扎依采娃还在湖里就看见了一个简陋的窝棚和一堆好不容易地堆起来的枯树堆，她仿佛哆嗦了一下。

“不，帕维尔·瓦西列维奇。不管您认为怎样，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精神，而是某种苦役。我不明白，难道……”

“别说了！”扎依采夫不耐烦地说。

“对啦，你自己看见啦！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生活啊？又是蚊子？又是下不完的雨？怎么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别说了！”

安东诺夫把小船停靠在沙滩上，搀扶着扎依采娃走上岸来。

“怎么回事？这里还很美哩，”扎依采夫说。

“真可怕！”扎依采娃厌恶地打量着四周，反驳说。

安东诺夫从篝火的余烬里拾起了一块木炭，朝窝棚走去。

“他们在哪儿呢？”

“在树林里，”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希望他们在工作。”

他从一棵最粗的树干上撕下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太少了！”

“真有趣！您要让他们在这里住多久啊？”

“别说了！”扎依采夫又厌烦地说。

“不，我关心的是这种刑罚还要继续多久。”

“这决定于他们，”安东诺夫平静地说。“也许一星期，也许两星期。”

“您疯了！这是虐待狂！”

“住嘴！”

“不许对我大喊大叫！”

当他们吵架的时候，安东诺夫又在树干上给两个被开除的人留下了一个通知：“‘斯巴达克’对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二比一。”他边朝小船走去边说道：

“我再重复一遍，你们的儿子决不会得到任何宽容。你们甚至今天就可以带他走。请吧。我们不强留任何人。你们准备去休假——带他一起去吧。”

“噢，这可不成！”

“永远不可能！”丈夫同意说。

“什么时候派小船来接你们呢？”安东诺夫坐下来，拿起桨。



夫妻俩不安地低声说了些什么。

“如果方便，两小时以后吧。”

安东诺夫下了小船，朝营地走去。

“扎——依采夫！呃——嘿！”妈妈呼唤道。

**体育表演。**劳动营为家长们和宾客们举行体育表演。小伙子们演出“轻捷武术学派”的各个要素。安东诺夫通过麦克风进行着评论，常常指名道姓。观众们不时鼓着掌。那些最神经紧张的人有时突然大声喊起来。

“现在表演集体翻筋斗！”安东诺夫宣布说。“哪些人最拿手！”

他朝鼓手使了个眼色，鼓手用鼓槌猛敲起鼓来。三十个轻捷武术运动员进行表演。一些人表演得很出色，另一些人表演得不好。有的做着复杂的动作，有的则做着比较简单的动作。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卖力气。

“轻捷武术是一种最古老的运动和艺术，”安东诺夫通过麦克风说道。“轻捷武术各要素的全部术语和名称来自集市流浪轻捷武术家们的意大利语，同时也来自著名的特纳体操学派所使用的德语。”

不知是谁捶捶他的腰。这是西尼成。他上气不接下气，眼睛闪闪发光。

“帕夏，表演叠罗汉！”

“例如，salto morate 就是意大利语。‘salto’的意思是‘跳跃’，‘mortalé’的意思是‘致命的’，连起来就是‘翻筋斗’。你们都看见啦，谁也没有摔死吧。”

“帕夏，求求您！”西尼成请求道。

“Vordersprung 的意思是前滚翻，Kopfsprung 的意思则是空翻。这是德语。”

“帕夏，表演叠罗汉！”希梅列夫附和西尼成说。

“有这样一个要素，叫 флик-фляк，现在就进行表演。这个词没法翻译，有读音就行了。”

安东诺夫瞥了西尼成和希梅列夫一眼。他们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他们想一显身手。西尼成重复说道：

“帕夏，啊！求求您！”

“好吧，豁出去啦！”安东诺夫热切地表示同意。

当他们不是走，而是作侧手翻内转，迳直朝瞭望台飞过来时，观众以阵阵掌声欢迎他们。瞭望台上已爬上去两个小伙子。

安东诺夫亲自安放好跳板。观众感觉到，最后的节目将是某种创纪录的绝技。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得更近一些。西尼成的妈妈万分激动，她推了几下睡着了的丈夫，但没有达到目的，她挤进人群，以便看一看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英雄。

希梅列夫先跳，他在跳板上被弹了起来，纵身一跃！希梅列夫落在安东诺夫的肩膀上。鼓掌。

现在轮到西尼成了。两个小伙子一跃跳到跳板上。西尼成被弹出跳板，飞起来，在空中翻了两翻，希梅列夫慌忙抓住他的脚。

“站住！”全营的人叹了口气。

但是西尼成没有站住。尽管绝技表演不成功，但是人们还是对他们报以掌声。运动员们情绪低落。西尼成比所有的人情绪更坏。

“求——求您啦！”安东诺夫滑稽地模仿他说。“我就说嘛，节目还没有准备好呐。”

乐师们已经把他们的电吉他接上了电源。音乐会即将开始。

**好主意。**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在一个星期的劳动和自我服务中完全脱离了群众，变得越来越野。他们在充满枯树、阳光灿烂的林中小片空地上劳动。布尔纳亚河在下面不知什么地方发出隆隆的响声。每个失足少年扛起一根圆木向前走去。鲁布略夫突然停住，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真是蠢货！”

“对啦，我们象驴子一样地干活。”

“你听见了吗？”

扎依采夫倾听着。

“没什么稀奇的，河水哗啦哗啦响呗。嘿！现在你想想看。”

“走吧，你……”

“来！到这儿来！”

……圆木迅速顺着布尔纳亚河水飘浮而去。鲁布略夫跑到高高的河岸上，他兴高采烈，因为他出了个好主意。

“喂，你看！”他朝落在后面的同志喊道。“很正常，是吗？”

“嗯，鲁布尔！你——有头脑！”

一根根圆木飞到礁石上，竖立起来，倒下去，浪花四溅，圆木翻滚着，飘得越来越远。鲁布略夫跑到最高处，下面终于呈现出一片波平如镜的湖水。一根根圆木已经飘到下湖。鲁布略夫突然呆立不动地站住。气喘吁吁的扎依采夫走到他跟前，鲁布略夫朝那窄得象带子一样的河岸点了点头。

“你看！”

那里有一个橙黄色的帐篷。

残酷。“科斯佳！噢，科斯佳！”一个脸色黝黑的姑娘在河边小浴场上喊道。科斯佳没有出来。于是姑娘捧起一捧水，小心翼翼地朝帐篷走去。帐篷里传出了一个仿佛是挨水浇了的人的喊声。然后，姑娘拽着科斯佳的双脚，把他拖出帐篷。他竭力挣脱出来，这是一个瘦高个子，脸色不黑，却很红润。他们是一些非常年轻的人，也许是学生，他们幸福地单独来到树林里的湖畔。游泳游累了，便回到岸上来。科斯佳首先看见两个陌生人。

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懒洋洋地坐在帐篷的入口，抽着别人的香烟。鲁布略夫戴着一顶白色女式巴拿马帽在扭捏作态。

“你看，怎么回事？”科斯佳喊道。

被开除的人一声不响地打量着游泳的人。

“怎么回事，小伙子们？”科斯佳和气地重复说，他走上岸来，回头望着姑娘。姑娘惊恐地抓着科斯佳的手。

一直沉默着的鲁布略夫打开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把手伸到背包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根黄瓜，津津有味地咬掉一半，把另一半递给扎依采夫。

科斯佳撇下姑娘在水里，朝帐篷走来。他个子很高，但不匀称。他边走边问：

“我不明白，难道没有别的地方啦？”

扎依采夫从熄灭了的篝火里找出一根树枝，捅了捅科斯佳，意思是让他走开。小伙子困惑不解地退到一旁。暴露出了在小浴场里的姑娘，扎依采夫要的就是这个。她一下子感觉到，有人在用厚颜无耻的目光打量着她。她生气地喊到，

“科斯佳，把紧士裤扔给我！”

青年想走进帐篷。他重新挡住姑娘。这一次扎依采夫用尽全力抡起树枝恶狠狠地抽了他一下。姑娘尖叫起来。然后喊道：

“科斯佳，走吧！科斯琴卡！……”

科斯佳不知所措。跑开是可耻的。把欺负人的人揍一顿则是可怕的。他没有任何办法，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两个厚颜无耻的人。

……扎依采夫夫妇听见远处传来的仿佛在呼救的喊声，停止了吃东西，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的天啊，这是什么？安德留什卡！”扎依采娃跳起来，冲进树林里去了。

“不是那儿，傻瓜！”扎依采夫恼怒地埋怨道，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半导体收音机掉在地上，它播送一首天真的儿童音乐。这是贝多芬的《土拨鼠》。科斯佳流送了一根圆木，回到岸上。鲁布略夫又让他去扛另一根。

“那儿，那儿，看见没有？来吧！”

冷坏了的科斯佳不理睬这种种植园主似的催促。他神情沮丧而胆怯地注视着姑娘。

“你到哪儿去，嗯，回来！”

鲁布略夫朝地上扫视了一眼，没有找到象鞭子一样的东西，他从背后朝科斯佳猛扑过去，撞了他一下，科斯佳差一点跌倒，但他甚至没有回头，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姑娘身上。扎依采夫皮肤黝黑，身体结实，他穿着游泳裤站在水里。他用恳求和威胁的语调说：

“来吧，别害怕……来吧……嗯！”

姑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呜咽着，顺从地走进水里。扎依采夫抓起她的手。然后温柔地、小心翼翼地拥抱她。

“叫我，安德留申卡。叫呀。”

“安德留申卡……”

扎依采夫被他用暴力逼出来的某种莫名的微妙感情折磨着，他痛苦地咬紧了牙齿。

“再叫……叫呀。”

“不！不！放开我！……”

姑娘挣脱出来。朝岸上跑去。扎依采夫追着她。科斯佳出现在他面前。他可笑地张开了双手，恳求道：

“别这样！求求您！……别这样！”

扎依采夫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打倒在地。姑娘惊恐地喊起来。扎依采夫骑在科斯佳身上，挥起拳头就打——左一拳，右一拳，左一拳，右一拳。鲁布略夫惊慌失措。他乘机一把抓住扎依采夫，把他从科斯佳身上拉开。扎依采夫倾听了一下。他觉得仿佛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喊声不断重复着。这是在寻找崽子的母亲的野兽般的呼唤。扎依采夫跳起来，朝传来声音的方向跑去。鲁布略夫拾起同伴的东西，也消失在灌木丛里。

姑娘仍旧啜泣着，开始收拾背包。科斯佳小心翼翼地擦洗着被打伤了的脸。半导体收音机仍旧放送着《土拨鼠》乐曲。河水仍旧哗哗流淌。被侮辱和被残踏的年轻人拆掉帐篷。他们默不作声。害怕碰到对方的目光。

**音乐会。**三个吉他手表演节目。他们接近麦克风唱道：

您并非由于我而悲伤啊，这我喜欢，

我并非由于您而叹息啊，这我满意。

接着突然开始合唱，

也合我心意啊，这沉重的地球

永远不会在我们脚下飘逝……

这是一部流行影片里的插曲，歌手们充满感情地、真挚地唱着，丝毫

不觉得滑稽可笑。歌曲打动了营地的人，也打动了客人们。一对对恋人，一个个家庭从灌木丛里，从四面八方走来。那些留在浴场的人也跑到音乐会上来。三个人继续唱着：

我喜欢啊，宁肯成为一个可笑而任性的浪女，  
也不满口花言巧语……

又是合唱：

也不会由于衣袖轻碰在一起，  
而羞得脸红和透不过气。

歌曲通过扩音喇叭传到了避开外人视线的玛尔戈那里，她躲进一个洗澡的僻静的角落。她不好意思让那些粗野的胆小鬼们看见，不好意思让人看见她的淡紫色的胸罩和给父亲打出来的可怕的斑斑伤痕。她一边拧着浓密的头发里的水，一边幸福地默念着歌词。基列耶夫担任着守卫，好让姐姐一个人洗澡。

我衷心地握手感谢您，  
感谢您如此爱我——连您自己  
也不知……

家长们坐在从饭厅搬来的长凳上。西尼成一家都到齐了。父亲耷拉着脑袋打盹。母亲好象在问：“谁有这样的爱呀？到底是谁这么爱啊？”别洛乌索夫的祖母愉快地微笑着。别洛乌索夫本人站在大家后面，忧愁地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的脸。载着扎依采夫夫妇的小船慢慢靠岸。划船的是希梅列夫。三个歌手最后唱道：

感谢您，唉，您并非由于我而悲伤！  
感谢您，唉，我并非由于您而叹息！

……傍晚，暮色越来越浓。信号弹在岛上空爆炸。舞会！扎依采夫和鲁布略夫坐在对岸的篝火旁，他们转过身来，悲伤地注视着营地那一边。

村里的姑娘们又沿着堤坝走来。舞会！西尼成又坐在石头上等他的姑娘。同平时一样，每晚轮流由犯错误的人给营里的花坛浇水。舞会！

劳动。小伙子们在拆一座高大的仓库，它多年来一直没有屋顶，里里外外长满了牛蒡和荨麻。人们在专门搭起的脚手架上劳动，以便从上面拆房。

他们用铁棍拆着墙壁，竭力不损坏砖头。下面的人排着队传递砖头，把它们扔进卡车里。共有三辆卡车，车帮上用粉笔写着各队的名称。整个营地都在劳动。工作干得热火朝天。

两个小伙子从泉水那里拖来一桶水。他们喝水，往身上浇水。有人往墙上喷水，以扑灭灰尘。天气很热。砖头从一只手飞到另一只手。卡车装着满满一车砖开走了。别洛乌索夫和基列耶夫留在车上。希梅列夫坐在驾驶室里。他们去卸车。

爸爸。司机是一个中年汉子，他请希梅列夫抽香烟。

“整包都拿去吧。”

“谢谢，”希梅列夫推辞道。

“拿去吧，拿去吧！您大概没钱买吧？”

“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呢？领导不允许。”

“您要是连烟都挣不到，还算什么男子汉呢？经常可以挣得到。到处都能挣到。您是一个棒小伙子。快服军役了吧？”

“秋天。”

“怎么称呼？”

“鲍里斯。”

“我叫谢尔盖·格里高里耶维奇。”

“我知道。”

“您怎么知道的？我们好象没有同过桌，”司机迅速瞥了希梅列夫一眼。

“您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坐坐吗？”

“我们有三个人呀。”

“哈哈！就是有五个也不碍事……那就这么办吧，鲍里亚。我们现在就

悄悄把这一车卸在我这儿。要给车行盖一间车库。然后我们坐一坐。我请你们喝酒。好吗？”

“我们乐于效劳。”

“为了美丽的眼睛吗？”

“嗯！”

“可这是谁的眼睛啊？我的丽姆卡，还是怎么的？”

“对啦，”希梅列夫难为情地说。

司机以掂量的目光看了希梅列夫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说：

“关于丽姆卡，要是有什么事——会很容易找到您的。我会把您掐死。明白吗？”

希梅列夫点点头。

**事变。**汽车倒退，驶进院子。于是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老太太在夏天用的厨房里忙了起来，丽玛闪现了一下便跑到菜园里摘青菜去了，家里最小的胖娃娃拖着一把椅子来到台阶上。小伙子们开始卸车，把砖扔在地上。

“呃，男子汉们！”司机出现了。“用手嘛！你们把砖扔碎啦！”

他说着，消失在门外。然后他带来一包东西。他显然是上商店去了。丽玛从菜园里回来了。她开始在桶里洗四季萝卜和葱头。她一眼也没有看希梅列夫，象是不认识一样。胖娃娃走到她跟前，靠在她身上。希梅列夫甚至心酸起来。在厨房旁边的阴凉处，老太太正在摆桌子。这时候传来了口哨声。

大门口站着两个人，这是别图什克兄弟，年纪约莫十五岁上下，要是有什么动静，希梅列夫一只左手就能对付他们。两人不知为什么都穿着家常的软底便鞋，一个光着上身，另一个卷起一条裤腿，显然是刚骑过自行车。

“你，车上的！到这儿来！”

“我吗？”希梅列夫冷笑了一声。

“就是你！你！得跟你谈一谈。”



希梅列夫跳到地上。

“鲍里亚，别去！”丽玛警告说。

别图什克兄弟冷笑起来。

“鲍里亚！”丽玛喊道。

别洛乌索夫和基列耶夫紧盯着希梅列夫。他走到大门外。看见篱笆旁边还有两个人。他们年纪相仿，都是一些健壮的小伙子。

“你老纠缠着丽姆卡干什么？”其中的一个问道。

别图什克兄弟急忙关上大门。希梅列夫被切断了退路。

“别碰他！”丽玛喊道。

她跑到大门口。隔壁一些老太婆正在喊警察。基列耶夫抓起一块砖头，跑去搭救，别洛乌索夫追着他。胖娃娃哭了起来。老太太挽起他的手。

两兄弟毒打希梅列夫。他愤怒地还击。接着他看见了拿着砖头跑来的基列耶夫。

“基列耶夫，别这样，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希梅列夫想起了基列耶夫的缓刑期限，这一关心使他脸上狠狠地挨了一拳，因为他的注意力分散了。

“丢掉砖头！你不能这样！”

别洛乌索夫和丽姆卡抓住基列耶夫，把他拖到院子里。

司机从商店回来，看见斗殴。着慌起来。但是他听到了警察的哨声，便不去干涉，回到院子里去了。

在院子里，他看见与基列耶夫扭打的女儿，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朝小伙子吼叫起来：

“您这是干什么？怎么回事啊，您这个废物，动手动脚的？！”

“爸爸，他们打鲍尔卡！”

“住口，傻瓜！把砖扔回去——警察在这儿呢！”

他亲自把砖头扔回到汽车的车厢里。

罢工。拆仓库的工作停了。一群愤怒的小伙子把库列诺团团围住。基列耶夫和别洛乌索夫已在这里，他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响起了一

片可怕的吵嚷声。“斯拉夫队”指挥员在跟库列诺依谈话，

“为什么把希梅列夫带到警察局去？”

“你认为打架不是理由吗？”

“要看谁先动手？这不公平，奥列格·巴甫洛维奇！”

“一有点风吹草动，马上就把我们抓起来！”

“唉呀，安静！开步走，干活去！”

“不放希梅列夫，”“斯拉夫队”指挥员说，“我们就不干活！”

“收起你这些最后通牒吧！汽车在那儿停着呢！”

“让它们停着好啦！”

“‘斯拉夫队’，你们还嫌分罚得少吗？”

“我们不在乎！”

“跟他说什么呀！找帕夏去！”

“快干活去！我命令！”

“我们不理睬你的命令！”

“好啊，你再说一遍！”

“我们不理睬……”

库列诺依挥手打了“斯拉夫队”指挥员一记耳光。一阵沉默。库列诺依回头看了一眼，他明白，将会有一场殴斗。所有的人一下子吵嚷起来。但是“斯拉夫队”指挥员阻止了一场惩罚。

“没有必要，”他说，并不怀好意地看了库列诺依一眼。“我们来得及。”

**指挥员。**基列耶夫和别洛乌索夫飞奔到营里指挥员那里去寻找公理。安东诺夫一边听着新闻，一边脸色阴沉地把小船拴在小桥上。他刚刚从对岸回来。小伙子们气喘吁吁，等着他的决定。安东诺夫回到营里。小伙子们跟着他。

指挥员来到厨房的院子里，值班员正在洗晚餐的土豆。他拿起装着洗干净的土豆的水桶，把土豆抖到地上。从大桶里舀了一桶水，走进厨房。值班员惊慌失措，狐疑地朝由仓库来的小伙子转过身来。

安东诺夫在厨房里打开炉子的小门，往炉膛里泼水。炉子里发出呼呼

声、啜啜声。安东诺夫穿过团团蒸气走出厨房，丢掉水桶。安东诺夫用挂锁锁上厨房，把钥匙藏进衣袋。消失在角落里。

然后，他重新露面，但已骑在自行车上。他向出事地点驰去。他驰过堤坝和团指挥所的岗亭，这时候出现了从营里跑来追赶他的基列耶夫和别洛乌索夫。

傍晚。“给点吃的吧！”

“值班的！”

“晚饭！晚饭！晚饭！”

人们用碗敲着桌子。但是没有人在做晚餐。值班员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厨房象原先一样锁着。有人已在试试锁的牢固程度。有人通过小窗朝厨房里张望。

库列诺依坐在指挥员帐篷里，听着愤怒的人们的呼喊。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走出来。突然传来了打碎玻璃的声音。库列诺依跳起来，又坐下去。传来了胜利的吼声。

人群站在厨房旁边。不知是谁打碎了玻璃，钻进了屋子。小窗里飞出一个面包。人们在空中接住面包。人们推来推去，在地上拣着面包。指挥员们号召结束这场抢劫。但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营地失去了控制。有人从小窗里扔出一个鞋盒子，糖块撒了一地，堆成一小堆。

……傍晚，安东诺夫和被他从警察看管下救出来的希梅列夫——他坐在车架上颠簸着——回到了营地。这里笼罩着一片可疑的寂静。在桌子上和桌子底下到处乱扔着碗、杯子、匙子和糖纸。各队都回到了自己的帐篷。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声音。劳动营仿佛害怕惩罚，躲起来了。希梅列夫从自行车架上跳下来，走进自己的帐篷，兴致勃勃地喊道，“你们好啊，斯拉夫人！”

安东诺夫开了灯，看见手和脚都被绑在支撑着帐篷顶的木棒上的库列诺依。他的嘴被毛巾紮住。周围可以看到进行过非同小可的战斗痕迹，库列诺依在竭力挣扎。安东诺夫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笑容。

“您到底怎样想的啊？”安东诺夫边给俘虏松绑边说。“您的教育方法太

简单化了。它只适合于训练动物。瞧，连他们也起来造反了。依我看，您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悉听尊便啦。您可以说，您与大家工作不协调。您在市教育局也可以这样解释。”

“坏蛋们！我要永远记住所有的人！”库列诺依冲出帐篷。

“回来！”安东诺夫大吼了一声。

库列诺夫停下来。他们默默地互相对望了一会儿，竭力抑制着用拳头来说明问题的欲望。然后，安东诺夫走到保险柜跟前，打开门。保险柜已经空了。除了一些纸和信号枪，什么也没有了。安东诺夫转过身来。库列诺依把运动背包的背带搭在肩上。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几个年幼的小伙子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收拾着到处乱扔着的碗碟。这是指挥员们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西尼成首先发现离开野营的库列诺依。小伙子们呆呆地目送着他。西尼成跑到各队去报告这个新闻。

……当各队指挥员来到安东诺夫的帐篷里时，天色已经漆黑了。一个指挥员喊道：

“帕夏……”

沉默。

“帕夏。”

“什么事？”

“可以到您这儿来吗？”

“不可以！”

“我们得……马上谈一谈。”

“滚开！”

夜。全营的人沿堤坝走着，他们的脚踩在石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值班员从团指挥所的岗亭里朝外面瞥了一眼。他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凝视着人群。

“呃，你们上哪儿去？”

“您躲在这儿呀！”

“你们上哪儿去啊？”

“您就倒着睡大觉吧!”“斯拉夫队”指挥员说。“在营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队伍经过岗亭，消失在黑夜中。

鲁布略夫被扎依采夫的呻吟声吵醒。

“你怎么啦?”

“病了……”

扎依采夫痛得全身痉挛。

“去叫帕夏……”

“你出什么事啦。”

鲁布略夫坐起来，注视着他的伙伴。

“会不会是……阑尾炎。”

“噢，快去吧。”

鲁布略夫爬出窝棚，晨曦已隐约可辨。雾霭笼罩着湖岸，掩盖着湖面的真正大小。鲁布略夫走到湖边，大声喊道：

“帕——夏! 呃! 帕——夏——夏!”

篝火的光照亮了仓库。小伙子们猛烈地向墙壁进攻。有的人用铁棍拆着墙，有的人排成队传递砖头，并把砖堆成一堆。他们不是为面包工作，而是为了与安东诺夫和解。

早晨。指挥员帐篷里，闹钟发出刺耳的铃声。安东诺夫比所有的人都起得早。他象每天早上所作的那样，练了几下单杠，便跑到湖上洗澡去。他跑到了浴场，一动不动地站住了。

鲁布略夫沿着水浅的地方摇摇晃晃，艰难地走来。

“鲁布略夫，你从那儿来?”

小伙子朝对岸点了点头。砰然一声倒在沙滩上。安东诺夫朝他奔去……

然后，他用力地划着桨，穿过湖去。

仓库没有了。小伙子们连夜把它变成了一堆堆砖。他们疲倦到极点，倒头就睡在冒着烟的篝火旁边。村子里传来此起彼落的鸡啼声。

一辆卡车沿着仓库旁边的大路疾驶而来。安东诺夫坐在驾驶室里，疼痛难捱的扎依采夫靠在安东诺夫身上。鲁布略夫在卡车的车帮里颠簸着。安东诺夫看见了睡在仓库废墟旁的人们，他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安东诺夫冷笑了一声。

“简直是胡闹！”

卡车在区中心。横过铁路后，立即向右拐弯，迅速朝坐落在车站旁边的医院驶去。铁路上停着一列等待发车的列车。

安东诺夫和鲁布略夫抬着担架从医院里飞奔出来。他们朝卡车跑去。安东诺夫打开驾驶室的门。扎依采夫不见了。

“安德列！”安东诺夫喊道。他回头看了看鲁布略夫。鲁布略夫察看了一下车底下。病人不见了。

“安德留哈！”鲁布略夫喊道。

一列客车在铁路上轰隆轰隆地驶过。装病的扎依采夫站在一节车厢的门口。他吹了声口哨，挥了几下手。鲁布略夫拔脚就去追，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晚了，他没有碰着扎依采夫。

“在坟墓里我也能找到你！”他喊道。

列车驶过去了。鲁布略夫停住脚步。他慢慢朝安东诺夫走去。

沉默。扎依采夫躺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个钟头。他翻身面对着墙壁。他独自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使他极端厌恶。地板上，墙壁上，甚至天花板上都摆满和挂满了东西，这些东西说明他的爱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里有哑铃、扩胸器、铁棍等。墙上挂着一整块由五颜六色的进口香烟盒子糊成的壁毯。几本翻开的杂志。地上放着一架播送着音乐的昂贵的“格隆迪希”牌录音机，它的声音能打破寂静传到几公里外去。这个鬼东西，只要你打开它，它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你，向你进攻，并问道：“怎么样？还要继续下去吗？”

午餐。这是饭桌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间。他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寂静把进餐变成了形体动作。颌骨在工作，耳朵在微微颤动。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害怕抬起眼睛，暴露出自己仇恨的程度。儿子扎依采夫第一个回

到房里去，换过磁带，「沉浸在声音的幻想世界中。父亲扎依采夫咬紧牙齿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母亲独自留在桌旁，用手捂着脸。她想大哭一场，但是愤怒使她哭不出来。是电话铃响吗？是的，是电话铃响。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接电话，拿起话筒说：“爸爸，电话，”“安德列，电话，”“妈妈，电话”——这是难以容忍的接触。

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扎依采夫摇摇晃晃地、吃力地把钥匙插进锁孔，他推开门，碰在一段链条上。他用手指按了一下门铃，门铃报复地响起来。挂上链条不是为了让儿子留在大街上，而是为了看一看他回家来时是个什么样子。扎依采娃打开门，儿子站在门口摇晃着身体。她的脸上慢慢地流下了无可奈何的眼泪。在昏暗的走廊里，父亲的视线可怕地闪闪发光。这是从卧室的门缝里射出来的视线。然后好像是门一样的大嘴。嘴唇恶狠狠地颤动着。在它们的无声的诅咒后面还有极大的愤恨——紧紧咬着的牙齿。

信。一支小船队驶过小岛。一些整洁的小姑娘和小男孩结束了他们的水上进军。周围的大自然非常美，他们纷纷给它拍照。一支战歌突然打破了寂静。“小姑娘，别哭泣”收工回来的队员们唱道。然后歌声停了，小伙子们象一群野牛喊叫着，打着唿哨，把灌木丛弄得摇来摆去，他们出现在湖岸上。

“嘿，划船哩！”

“到这儿来！做客嘛！”

船队悄悄地驶过。小伙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岸上和桥上跳进水里。但是最有经验的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想着小艇上的观众，以优美的姿势跑来，跳跃，翻筋斗，咕咚一声跃入水中，水花四溅。

西尼成从营里跑来。挥舞着一叠信。

“来信啦！”他喊道。“来信啦！”

基列耶夫接过一封信，没有去读它。在浴场玩球更有趣得多。他就这样把信攥在手心里奔跑着。他不知道，一小时以后，这封信将迫使他作出逃走的决定。与小伙子们一起玩着球的安东诺夫又怎能预先知道这一点呢。

这是玛加丽塔给他写的信。“你好，沃瓦。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与父亲的关系真是不幸啊。总之，生活太不走运了。我一直在痛哭流涕。现在我一边给你写信，一边痛哭失声。我不再向任何人告别。详细情况我就不写了。我担心你会不会惹出什么祸事来。沃夫卡，留在安东诺夫身边吧。一切都听从他。离家出走吧。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还剩下七个卢布。你可以在电表后面找到。祝你生日快乐。原谅我，没有给你准备礼物。沃夫卡，消声匿迹、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吧。你的玛加丽塔。”

然后，球不知已经是第几次飞进水里了；在陆地上的球戏停止了，水上球戏在继续着，这是一场拙劣的、后院水平的水球赛。基列耶夫把信藏在鞋帮里，他仍然没有去读信，而是跑过来咕咚一声跳进水里去了。

逃走。基列耶夫走出指挥员帐篷。忧郁地扫视了一眼。体育场上，几个小伙子正在铺保险软垫，拖出跳板。他们在作训练的准备工作的。

基列耶夫走过厨房，衣袋里装满了生土豆，消失在灌木丛里。正在劈木柴的值班员甚至没有朝他那个方向看一眼。然后，基列耶夫出现在岛屿的有沼泽地那一边的岸上。他光着身子，把一包衣服顶在头上，走进水里。他推开宽阔的叶子，惊起了一片蛙声。他小心地躲开香蒲叶的刀刃一样锐利的边缘，来到了湖中间。

团指挥所就在那边，并不太远。基列耶夫静悄悄地前进，以免引起值班员的注意。离岸边已经很近了，但这里的水出乎意料地深。水达到胸口，然后达到下巴。基列耶夫猛力一冲，衣服卜通一声掉进水里了……

他坐在废弃的采石槽里的一堆篝火旁边，烤着衣服。他满身泥污，正在吃着半生不熟的土豆。他侧耳倾听，觉得似乎有人在注视着他。他迅速把足球衫扔在信号枪和一颗他从枪筒里取出来以便烤干的粗大的子弹上面。然后，他慢慢吞吞地打量着四周。

岩石背后飞来几块小石头。有人跳下石槽里来了。这是扎依采夫。他受不了家里的生活，回来了，希望营里能收留他。

“你好啊，”他走过来。“你好悠闲自在呀？你是进城去还是怎么的？正



是时候。你姐姐差点变成白痴啦。”

基列耶夫等待着。

“她用煤气自杀。被救活了。总之是，也许能活。”

“总之什么？”

“可能变成傻子。煤气嘛。”

“你打哪儿知道的？”

“全家都在谈论这件事。你爸爸……给我几个土豆吧……脾气暴躁，染上病毒。你没有盐吗，嗯？我可是从家里跑出来的，腻味死了。说不定很快就要入伍啦。‘斯拉夫队’怎么样？在那儿骂娘了吧？”

“爸爸怎么回事？你说呀，嗯？”

“他带来了一个魔鬼。她忌妒玛加丽塔的长发。唉，简单说吧，你爸爸拿起剪刀乞哧咔嚓就把她的辫子剪了，送给那家伙做礼物。家里吵翻了天啦！”

“好啊，全完啦！”基列耶夫跳起来，急急忙忙穿衣服。“全完啦！我要毙了他！”

“你用什么毙呀？用手指头吗？”

叠罗汉。值班员在摆桌子。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一把勺子——一个碗。体育场上训练仍旧在进行着。安东诺夫满头大汗，肩上托着希梅列夫。叠罗汉老是不成功，它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

西尼成站在跳板上，张开双臂。两个人从瞭望台上跳下来，弹起西尼成。西尼成翻了两个筋斗，准确无误地稳稳地踩在希梅列夫的肩膀上。他站住啦！有一刹那，无论是压跳板的，或者是叠罗汉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站住了！西尼成发出了胜利的喊声。全营的人都看见了——节目成功啦！人们包围着他们。大家都望着西尼成。他突然喊了起来：

“唉，瞧瞧！谁来啦！”

他看见了扎依采夫。扎依采夫鼓着掌。但是，他感觉到，营里的人不

理睬他的问候。鲁布咯夫则干脆准备抓住他。扎依采夫垂下双手。如果不是他那在寡不敌众时便戴上的象面具一样的厚颜无耻的微笑，那么，他的谦恭显然是诚心诚意的。

基列耶夫到哪里去了。扎依采夫被容许来到桌旁。然而“斯拉夫队”却仿佛没有看见他。象往常一样，百来把勺子在碗里敲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象往常一样，当安东诺夫掏出笔记本，值班员从厨房里端出鞋盒子时，饭桌上发出了一片快乐的喧闹声。人们等待着叫第一个过命名日的人的名字。

“加夫留申科？”

“阿—哈—哈！”

“生日快乐，巴维尔。”

加夫留申科点头行礼。他得到一把糖。

“乞热夫斯基！”

“啊—哈—哈！”

“生日快乐，小黄雀！又没有洗手吧？”

乞热夫斯基坐在安东诺夫旁边，他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把糖分给同志们。

“基列耶夫！”

“啊—哈—哈！”

“基列耶夫呢？”安东诺夫用目光搜索着饭桌。

扎依采夫愣住了。他想了一想，默不作声。

“‘斯拉夫队’，你们过命名日的人哪儿去啦？”安东诺夫问道。

“不知闲逛到哪儿去啦。”

“可能钓鱼去了吧？”

“拉普琼诺克！”

“啊—哈—哈！”

失足少年。在指挥员帐篷里举行着指挥员会议。人们不得不大声说话，因为外面传来了强有力的呼声——“舞一会！舞一会！舞一会！”

“现在，关于扎依采夫，”安东诺夫说道。“我们怎么办呢，‘斯拉夫队’？  
怎样处理他呢？”

“要跟小伙子们商量商量，”“斯拉夫队”指挥员回答说。“少不了蹲禁闭。”

“从轻处理吧，”安东诺夫警告说。“为他找一个能建立某种劳动功勋的工作吧。我认为，应当给他机会嘛。”

“我不明白。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败类。”

“好吧，你们决定吧。但是要记住——没有一个人是毫无希望的。”

“舞一会！舞一会！舞一会！”

“帕夏，人民在要求哪。”

安东诺夫摊开双手，好吧，既然要求嘛。他走到保险柜跟前，打开小门。他转向指挥员们。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那儿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安东诺夫走出帐篷，群众高兴得吼叫起来。但是当他们看见指挥员有点神情激动，而且他手里没有信号枪时，便都安静下来。安东诺夫厉声问道：

“谁拿走了信号枪？”

沉默。

“谁拿走了信号枪？”

人群发出了嗡嗡声。所有的人都为信号枪被盗而感到愤怒，它总是象过节那样通知村里举行舞会的消息。安东诺夫没等回答，便走进帐篷里去了。周围寂然无声。但只有一会儿。明摆着的是，由于某个坏蛋，舞会搞不成了。坐在一旁的扎依采夫到现在才悟过来，基列耶夫准备用什么样的“手指”来毙人，他挤过人群，走进帐篷……

“就是说，他要枪毙他？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说呢？”安东诺夫沉着脸问道。

“我不知道他有信号枪。”

“他到哪儿去啦？”

“不知道。”

“会不会上火车站，”一个指挥员提醒说。“我们要把他抓回来。火车明天早上才开。”

“要是上了公路呢？”另一个指挥员说。

“追！要找到他！”安东诺夫挥了挥手，让指挥员们站起来。

所有的人都走出了帐篷。

焦急不安的群众注视着安东诺夫。发生什么事情啦。只有指挥员知道该怎么办。他们等待着。安东诺夫懂得，现在需要说服大家，必须在基列耶夫射击以前制止他。安东诺夫喊道：

“小伙子们……”

全营的人都投入了追赶。小伙子们过了堤坝，分成两组。一组冲向火车站，另一组冲向公路。路不近，但是他们不知疲倦、气喘吁吁地跑着。安东诺夫跟向公路跑去的那些人在一起，他把他们甩在后面，但是小伙子们竭尽全力在他后面追赶，力求阻止逃亡者跑进城里去。他们奔跑着……

### 一部政治纪录片在英引起争论

第一部反映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统治下过着非人生活的纪录片在美国引起广泛的争论。这部题为《一个巴勒斯坦家庭在1948年—1984年生活的写照》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和团体及美国各大报刊的强烈攻击，同时却得到一些进步报刊的同情。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是两个瑞典电影制作者和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它描写了在以色列统治的加沙狭长地带几个巴勒斯坦人家庭在贾巴利亚集中营的生活。据认为，从技术上看，它的摄影优秀，音响效果也很好。影片原长达十二个小时，经过剪辑只剩下八十二分钟。

（晓兰）